当代文学50年

张树骅 陈宝云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 50 **年**/**张树骅，陈宝云主编** .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 – 5329 – 1736 – 3

Ⅰ. **当…** PⅢ①**张…**②**陈…** . .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中国** – **文集** – ⅢⅠ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970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25 **印张** 4 **插页** 426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陈宝云
回顾中的思考（代序）
——在省“当代文学五十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1

王凤胜
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时代创新 …… 17
苗得雨
孜孜以求：中国化和中国化中的个性化 …… 27
王万森
当代文学五十年的感想 …… 39
贺立华
新世纪文学的重要咨询 …… 51
张　达
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演变 …… 56
谭好哲
由一元至多元　从多元到综合 …… 67
王景科
论邓小平的文艺发展观 …… 79
鲁　原
红日与冷月　田野与荒原 …… 86

李庆立
关于当代文学的思考二题 …… 96
唐 敏
当代文学教学感悟…… 108
曹新伟
当代文学学习兴趣的激发与培养…… 114

孔范今
对当前文坛四个问题的省思…… 125
牛运清
新时期·新时期文学·改革题材文学…… 146
魏绪玉
新时期小说思潮流派的演变与特征…… 155
王光东
现实主义的个人性…… 163
庞守英
改革者形象的流变及论争…… 169
杨 政
我看“新生代”…… 180
张清华
精神接力与叙事蜕变…… 194
张学军
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演进…… 207
蔡世连
经验化写作和欲望化现实…… 218
崔 苇
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境遇与走向…… 231

李掖平
忧思当今文坛…… 239
李茂民
新时期文学困境与文化基点缺失…… 252
王恒升
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 262
宗　元
新时期文学中的民间风景…… 273
刘传霞
新时期女性情谊话语的衍变…… 284

宋遂良
英雄传奇的终结…… 292
吴义勤
史诗的尴尬与技术的无奈…… 309
房福贤
20 世纪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回眸 …… 324
王凤莲
简论中国女性小说的艺术流变…… 337
刘克宽
干扰、控制与调节的周期性振荡…… 347
石兴泽
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的爱情描写论析…… 359
王洪岳
新时期小说语言对十七年的反叛…… 374
赵曙光
论喜剧性微型小说…… 38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吴开晋
新诗如何走向新世纪…… 387
袁忠岳
诗的失落…… 402
耿建华
略论新中国诗歌五十年的意象变革…… 410
孙基林
从朦胧诗到“第三代”：新时期诗潮的两次裂变 …… 418
杨学民
走向语言的朦胧诗和新生代诗…… 436
张维芳
浅谈改革开放以来的讽刺诗创作…… 447
施战军
新散文的艺术视域…… 454
胡俊海
永恒的主题　永远的追求…… 465
张立国　张宏图
俯视星体文学…… 475
胡授昌
论当代中国话剧艺术之演变…… 488
姜静楠
九十年代市民化审美思潮的源头…… 499
王　敏
八十年香港文学发展述要…… 514
王克安
港台作家的怀乡心态…… 526

【附】

“当代文学五十年学术研讨会暨省当代文学研究会’99年会”简述…… 537

后记…… 542

陈宝云

回顾中的思考（代序）

——在省“当代文学五十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口径就是实事求是”

回顾50年文学的风风雨雨，研讨50年文学的成败得失，展望今后文学的发展之路，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于我们这些搞当代文学研究、教学和评论的来说，这更是一种神圣的职责。

我没有什么新话。新潮的书，虽然也读了一点，但却记不住，也没有入心，更不会用。所以，我只能说点老话。不过我所说的老话都是实话，是经过我反复考虑了的话，也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在准备发言稿的过程中，我翻了几本现当代文学史，受到了不少的启发，特别是孔范今教授的《廿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导论》，更给我以多方面的启发。我下面的所谈，如果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正是几本文学史启发的结果。

在我读某本文学史的时候，脑海里突然闪现了一双“解放脚”。说到“解放脚”，大家并不陌生。在旧中国，妇女的脚是被裹脚布紧紧地裹着的，裹成一个辣椒形。新中国成立了，人民解放了，妇女解放了，妇女的脚也解放了。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妇

女，她们扔掉了裹脚布，将脚放开了。不过，裹脚布虽然去掉了，脚虽然放开了，但那被裹坏的脚趾，却伸不直也舒展不开了。我感到有的文学史或史的某些章节，就是“解放脚”。他们的思想虽然有所解放，但却还留有被禁锢的伤痕。比如对 17 年一次接着一次的批判运动，中央有决议的，照着中央的决议写，中央没有决议的，就笔犯躇踌了。有的只做客观的叙述而不做评议，有的勉强评议两句，也不触及实质，有的甚至还基本停留在当时批判者的立场上。试想，这样能够写好文学史吗？

4 月初，看了八集电视连续剧《黄克诚》。当下面的人问黄克诚写林彪传要依什么为口径时，黄克诚斩钉截铁地回答：口径就是实事求是！

“口径就是实事求是”，我想，这应成为我们编写文学史的座右铭。

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探寻出当代文学演变的规律，才能写出具有科学性和稳定性的文学史。

实事求是，是思想解放的试金石。在这块试金石面前，既可以检验出思想解放的真与伪，也可以测出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如果搞这 50 年的文学史，一涉及到批判，涉及到政治，就畏首畏尾，就不敢按照史实的本身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思想还能算是解放了吗？虽然文学不能脱离政治，虽然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支配着文学，但政治的结论绝不就是文学的结论，政治史也绝不就是文学史。政治家眼里的文学，绝不就是文学史家眼里的文学。两者可能有某些重合，但却绝不会等同。所以我们这些研究当代文学搞当代文学史的人，对于 50 年来重大的文学史实，不管上面有无结论，我们都应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根据史实本身做出我们自己的结论来。

在一些当代文学史书中，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这就是对新时期不断变换着的文学现象只作一些浅层次的逻辑串连，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一些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名家的作品还停留在意义的解读上，有的甚至只是按照作家自己对作品的解释去解读其作品的意义。这恐怕不能说是历史的审视。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文学史的现象，去审视作家的作品，我们应该看到在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更为内在更为本质的东西。我们应该比作家站得高看得远，因为我们通揽全局。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我们不像作家那样常常为自己的眼界所限！

用历史的眼光和实事求是，我想这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我们研讨 50 年文学问题的指导思想。

已经走过的一步和刚刚迈出的一步

假如从文学的发展、文学的演进角度来看，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0 年的文学，可以说向前跨了两步。这两步我把它归结为已经走过的一步和刚刚迈出的一步。这两步都是在新时期实现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新时期以前的文学没有成绩，不是的。此前的文学特别是 17 年的文学成绩是很大的。17 年涌现出了一批作家，他们大多还活跃在当今的文坛上。17 年更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至今还受到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就是“文革”10 年，也不好说是空白。比如八个“样板戏”至今有些还为广大读者所欢迎。有的整出戏虽然不再上演，然而其中的一折、两折，或一些唱段，至今还为人们所喜爱。比如《沙家浜》里的“智斗”，就经久不衰。我甚至认为这一折子戏，将成为千古不朽的名折，永远流传下去。“样板戏”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用“左”的政治观念，对生活，对人物，对人际关系作了扭曲；二是它的“三突出”模式，成为规范一切文艺的样板，这就使这种模式成为束缚文艺创作的一个紧箍咒了。

不过新时期以前的文学，虽有很大的成绩，但却没有推动文学向前发展，更没有为文学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因而我们也就看不到文学前进的轨迹。那时，批判一个接着一个。而一次次地批判就一步步地挤窄着文学的路。批判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就给英雄人物的头上罩上灵光圈。批判写“人情味”，就使文学失去了人情。批判写“家务事，儿女情”，就使文学离开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离开了普通的爱情。批判“写中间人物”，就使文学在描写人际关系时变成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和一元的价值取向。总之，文学天地越来越小，文学的路越走越窄。到了“文革”前夕，文学已被驱赶到狭小的孤岛上去了。这种批判，虽然有时松，有时紧，虽然也有间歇，也有停顿，但总的走向是步步趋紧的。17 年的文学，像是被政治掐着喉咙的鸟儿。松了手，就唱两句，有时还会唱出悠扬婉转的歌儿；掐得松一点也能发出几声啼鸣；掐得紧了，就叫不出来了，即使勉强叫出来，也变了腔，变了调，变了味了。到了“文革”10 年，文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工具，政治的仆从，文学家成了被政治驱赶的奴隶。那时的文学，被政治赶着走，逼着走，押着走了。最后竟被逼到赶到押到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文艺的泥坑里去了。文艺成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文学走到了绝路。

新中国文学走到了这一步，不是偶然的。它是巨大的历史惯性驱动的必然结果。

“文以载道”，这是我国传统文学观念中的主流意识。这个传统观念，就是把文学当做一种工具——“载道”的工具。1902 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虽是受西方文学启发和影响的结果，但骨子里头还是保留着这个传统的思想，只不过把文学由“载道”的工具变成维新的工具而已。但应当说明的是，不论是“载道”还是维新，其内容都是比较宽泛的。文学所载之“道”至少包括儒、释、道。至于维新，那就更加宽泛，它包括思想、

文化、道德、风俗等。都绝不只限于政治。“五四”以来的文学家们，虽然大多自觉地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但绝不只是追求一种工具的文学，更不是把文学当做政治的工具。他们对于文学的追求是多种多样的。大体说来有四种：1. 为人生的艺术；2. 为革命或为政治的艺术；3. 为艺术的艺术；4. 娱情的艺术。这四种艺术，随着形势的变化，有的强化了，有的弱化了，如左联时期革命文学的强化，娱情艺术的弱化。如抗战时期救亡文学的被强化，其他文学的弱化，等。但直到建国前，这四种文学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建国了，整个大陆成为统一的整体，大陆的作家也得到了空前的大团圆。这是伟大的创举，伟大的胜利。当时的许多作家，都由衷地唱出了动人的赞美诗。文学呢？文学也统一了，由多种文学变成了一种文学——从属政治的文学，成为政治工具的文学。这种统一，是借助于历史的惯性力，借助于权威理论和权力政治，通过不断地批判和对作家的不断改造实现的。文学既然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工具，那一切都要听政治的。政治左右着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左右着作家们写什么和如何写，左右着批评家们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左右着理论家们的理论见地和理论主张。至于文学的个性，理论批评的个性，作家、评论家们的个性，都不得不从属于政治和为政治所取代了。这是当时的一股强大的文艺思潮。当这股思潮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住它呢？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这股思潮，将文学推向了极端，推向了绝路。

否极而泰来。事物被推到了极端也就走到了它的终点，孕育着它的新路和生路。路到尽时是始时。新时期的文学正是在绝路之时开辟了文学的新路的。这新路的第一步就是文学从政治的工具中，从政治的奴仆的地位中走出来。由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气魄向全党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这虽然只是一句话，然而对文艺来说，却是巨大的解放。它使文艺家

们那久已被捆缚的心灵得以自由舒展了。文学从政治的工具中走出来，这是新中国文学所迈出的第一步，这也是最重要、最坚实、最大的一步！

然而文学迈出了这一步，却是何等的艰难啊！其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何等的沉重啊！想想看，从王实味之被枪杀到老舍、傅雷夫妇的死，田汉、邵荃麟的死，多少人为之献出了生命，又有多少人像胡风、冯雪峰那样挨批斗、受折磨、被关押啊！这是作家和艺术家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步！我们能不倍加珍惜！

这一步，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是新的历史开始。是结束过去，更是开辟未来。

这一步，为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开辟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学习与借鉴的自由空间，选择的自由空间，创造和探索的自由空间。使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们，由过去别无学习借鉴（封、资、修的书不能读还有多少可以学习借鉴的呢？）到此后的自由地学习与借鉴，由过去的别无选择到此后的自由选择，由过去无由创造与探索到此后的自由创造和自由探索。文学所迈出的这一步，才是新中国文学的真正的巨大进步。过去，文学家们都渴望文学的广阔道路，然而只有迈出这一步，文学才真正走上了广阔的道路。

作为走出这一步的基本标志，就是文学由二元对立和一元价值取向的旧格局变为多元并存多元竞争的新格局。这是文学格局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正表现了作家心灵的变化：由心灵的被捆缚到心灵的自由。只有心灵的自由才会有自由的创造，带着镣铐的心灵是无所谓创造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说是建国以来最自由的。它可以而且应当是出大作家、大作品的时代。但为什么没有出呢？就客观而言，是因为时间还比较短。虽说新时期已经走过廿多年的岁月，但旧的传统，旧的阴魂也还时时在纠缠着作家，被长期捆绑的心灵，还没有抚平精神奴役的伤痕，比如

二元对立一元价值取向的创作套路，我们不是常常从作品中看到吗？再说，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感知去审视，去体悟，去认识，去沉淀与升华，这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还有，对于中外文学的学习借鉴，更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特别是综合的过程。这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现在，大多还只是学一点用一点，甚至还有一些是停留在模仿的阶段，不少作品都还带有模仿的痕迹。就是说距离有意义的综合，距离崭新的艺术创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就作家的主观而言，是浮躁与急功近利。浮躁的心，急功近利的心，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来吗？

现在来说 50 年文学所走出的第二步。

这一步就是从农业文明的田野迈进工业文明的市场。作为迈出这一步的标志是：文学审美的大众化；文学消费的市场化；文学地位的边缘化。这一步是 90 年代迈出的，是被市场经济推着走的。

对于 90 年代的文学，人们的看法是否定多于肯定。有的甚至把它看得一团糟。诚然，90 年代文学确实有许多可以訾议之处。不少人受金钱的诱惑和利益的驱动，胡编乱造，粗制滥造，制造了一些文字垃圾。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学从农业文明的田野走进工业文明的市场，又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虽然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

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进步理由有三：第一，它使人民群众有权按照自己的审美意愿、审美需要审美兴趣去选择作品，而不是由别人代替他们选择，就是说人民大众才真正成为审美的主体。第二，它使作家不得不考虑人民大众的需要，不得不了解、研究和把握人民大众的呼声、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不得不去满足人民大众的艺术需要。不然，你的作品就会无人问津。而无人问津的作品，作家是写不下去的。文学只有走到了这一步，作家也才

能够自觉地（而不是强逼的）为人民大众写作。第三，它使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也即艺术的供与求，成为一种两厢情愿的市场行为，而不是由政治强逼着作家去写什么，读者去阅读什么。需要刺激着生产，艺术的需要刺激着艺术的生产。艺术的生产又刺激着人们新的艺术需要。生产与需要，供与求，两者的互动互进和对不平衡的不断调整，就成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变化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基本规律。而政治只是在宏观上对它起着调控作用而已。今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它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现在这第二步才刚刚迈出，这一规律的作用也才只是初露端倪。等到这一步完全迈开了，我们才会真正看到这个规律的巨大而不可抗拒的作用，我们也才能巩固住第一步的成果。也只有走好了这一步，中国的文学才真正成为现代的文学。

对于新中国文学所走的这两步，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对于第一步，大家普遍有一种巨大的解放感，可以挺直身子舒气了。对于第二步，不少人却有一种失落感，有的甚至认为文学由社会的宠儿，一下子变成了社会的弃婴。这种失落感，正说明一些人还把过去权力政治对文学的定位当做真正的文学的地位。其实，过去文学的那种地位是人为的，不自然的，不正常的。这恰恰是第二步所要克服所要解决的。文学的第二步，就是按照文学的供求规律调整好文学的地位，使其由人为的变成自然的，由畸态变成常态。因此，文学所走的第二步，既是前进，是发展，也是更深刻地拨乱反正。

20 世纪的两大任务与文学的两大主题

反帝与反封建，这是 20 世纪中国人的两大任务，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而今 20 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不能不问

一问：这两大任务完成得怎样？

关于反帝，到今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回归，可以说已基本完成。剩下的主要是过去半殖民地的生活刻印在我们民族心理上的伤痕。关于反封建，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1. 推翻了封建皇帝，结束了封建帝制；2. 实行了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至于那最难清除最要花力气最须费时日的封建思想文化包括封建的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文化观、封建的处世哲学以及由这一切所形成的封建习惯势力等，则还没有完成。“五四”时期，曾对封建主义进行过尖锐的、深刻的、无情的和彻底的批判。这次批判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的划时代意义就是第一次用新的思想新的武器批判了封建主义。它的历史作用是根本动摇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封建主义的迷信，开启了人们用各种新的主义去取代封建主义的探索。但一次彻底地反封建运动，不会也绝不可能彻底地反掉封建主义。

“五四”的前一年，鲁迅与钱玄同，曾就封建铁屋子问题进行过讨论。这次讨论，点燃了鲁迅心中的希望之火，激发了鲁迅用笔参与毁坏这铁屋子的巨大热情。后来，在经过鲁迅和无数志士仁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特别是经过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建国之后，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将这铁屋子毁坏了。不过，铁屋子虽然已经毁坏，但由铁屋里所散发出来的封建迷雾，还到处飘散着，封建的阴魂，还在中国的大地四处游荡。它还附着在许多人的身上，噬咬着许多人的心，锈蚀着许多人的灵魂。封建的思想观念，封建的待人处世之道，封建的习惯势力，还在纠缠着许多活人的头脑，阻碍着我们民族的前进的脚步。关于封建的余毒在当代中国存在的严重状况，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已经指出了，不再赘引。

要清除封建的余毒，我们还得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要进行持

久不懈地斗争。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历史特别长。长期的历史积淀，已将许多封建的东西渗透到我们民族的骨髓里去了，已经化为我们民族的灵魂——灵魂的一部分——了。要清除掉沉积两千多年的封建尘垢，要将它从我们的灵魂和骨髓里扫除出去，岂是一朝一夕之功？积重而难返，积的越重越久，清除起来也就越困难，越费时日。

如果征之欧洲，我们就会看得更加清楚。欧洲不到 1000 年的封建社会，反封建却反了 400 年。从文艺复兴经过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时期，掀起了三个大的高潮。中国的封建社会比欧洲的长一倍还要多。我们才反多长时间？如果连旧民主主义革命算上，不过 100 年。如果从“五四”算起，那才只有 80 年。而就是这 80 年，我们也不是始终把精力集中于反封建。八年抗战，我们不得不把救亡图存放到压倒一切的地位。抗战胜利之后，新的形势又逼迫着我们不得不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大决战上。建国以后，按说可以集中精力去反封建了，比如我们可以结合经济建设、民主政权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去批判封建的意识形态、封建的思想观念和封建的习惯势力，去批判与以上密切相连的封建的农民意识等，但却没有这样做。马克思早就说过，由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它在各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因此，要将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它当然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去清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的痕迹。但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入社会主义的，它所带的“旧社会的痕迹”，虽然也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半殖民地的东西，但主要是封建的东西。所以，在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所要清除的“旧社会的痕迹”也主要是封建的东西，其次才是资本主义的和半殖民地的东西。但在“左”与极左的那段时间里却是接连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一浪高一浪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到后来竟批出了一个“党内的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